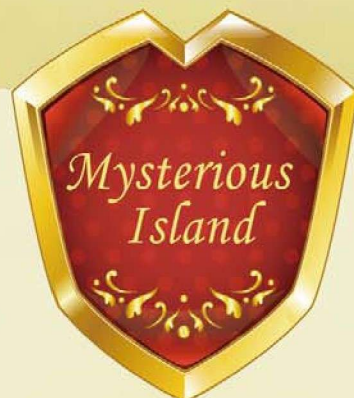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世界经典科幻故事

A classic world science
fiction story



神秘岛

(法) 凡尔纳 著

参壹 编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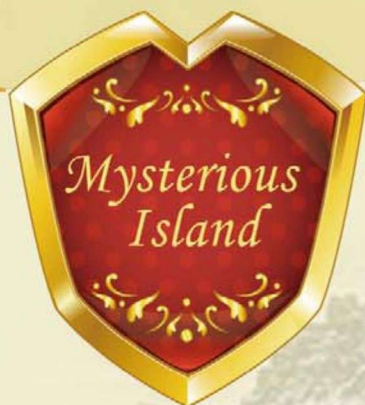
陕西出版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：王大伟 荆红娟 刘 宇
封面设计：



(010) 67290255



神秘岛

Mysterious Island

美国南北战争时期，有五个被围困在南军城里的北方人，趁着偶然的机，乘气球逃了出来。但中途遭遇风暴，落在太平洋的一个荒岛上。这五个人没有灰心丧气，而是团结起来，以集体的智慧克服了重重困难，在荒岛上安顿了下来。他们动手制造出陶器、玻璃、风磨、电报机……自给自足，丰衣足食。他们还挽救了被格兰特船长罚在另一荒岛上的罪犯，使之恢复人性，成为忠实的伙伴。在荒岛上，他们得到了《海底两万里》中的尼摩船长的暗中保护，屡屡化险为夷。最后，搭上了格兰特船长之子——罗伯特·格兰特指挥的“邓肯号”，回到了他们日夜思念的祖国。

ISBN 978-7-5513-0026-1



9 787551 300261 >

定价：59.80 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神秘岛/(法)凡尔纳(Verne,J.)著;叁壹编译. —西安:太白文艺出版社, 2011.7
(世界经典科幻故事/叁壹主编)
ISBN 978-7-5513-0026-1

I.①神… II.①凡…②叁… III.①科学幻想小说—法国—近代—缩写 IV.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53829号

世界经典科幻故事 神秘岛

主 编 叁 壹
原 著 (法)凡尔纳(Verne, J.)
责任编辑 王大伟 荆红娟 刘 宇
封面设计 佳图堂设计工坊
版式设计 刘兴福
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
E-mail:thyx802@163.com

tbwyzbb@163.com

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
开 本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字 数 370千字
印 张 30
版 次 2011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13-0026-1
定 价 59.80元(上、下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邮政编码 065200

第一部 高空遇险者

第一章

“我们还在上升吗?”

“不，恰恰相反!我们在下降!”

“比那还要糟，史密斯先生!我们正在往下掉!”“把压仓的沙袋扔出去吧!”“这是最后一袋了!”“气球上升了吗?”“没有!”

“我仿佛听到波浪冲击的声音!”“吊篮下面就是海!”

“离我们至多不过五百英尺了!”

“把所有重的东西都扔下去!……所有的东西!”

这就是 1865 年 3 月 23 日下午四点钟从宽广的太平洋上空传来的声音。那年春分时节，那场从东北方吹来的骇人暴风是令人铭记在心的。从 3 月 18 日到 26 日，大风暴一直不停地怒吼着。它从北纬 35 度斜穿赤道，直到南纬 40 度，掠过了一千八百英里的地带，令美洲、欧洲和亚洲受到了严重的损害。城市被摧毁;树木被连根拔起;排山倒海似的巨浪冲毁了堤岸，仅仅根据已经统计的数字，抛上陆地的船就有几百只;有些龙卷风经过的地方，全部都被夷为平地;无数人在陆上和海里丢了性命;这就是当时疯狂肆虐的暴风过去以后所留下的罪证。1810 年 10 月 25 日哈瓦那和 1825 年 7 月 26 日瓜德罗普的灾情虽然可怕，但是也比不上这一次。

就在这陆地和海洋上惨遭浩劫的同时，激荡的高空中也演出了同样骇人心志的悲剧。一只氢气球，像被龙卷风带到水柱顶上的皮球一样，卷进了一股气流的漩涡中，它以每小时九十英里的速度掠过太空，好像被什么空中漩涡抓住了似的，不停地转着。有一只吊篮系在气球下边，里面坐着五个人，因为浓雾和水汽弥漫在整个洋面上，人们很难看得清楚。也许有人会问，这个暴风的玩具——气球，是从哪儿来的?它是从地球的哪个地方升起的?可以断定，它是不会在刮暴风的时候起飞的。但是，暴风已经刮了五天，并且在 18 日那天就已经预示了要起暴风。毋庸置疑，这个气球是从很远的地方飞来的，因为大风用一天一夜的时间可以把它带走两千英里。这些迷失方向的乘客，再怎么样也无法计算他们起航以来走了多少路程。令人惊讶的是，他们虽然在这怒吼的暴风中心飘荡，却还是安然无恙。他们被风抛来抛去，吹得晕头转向，却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在滚动，也不觉得怎样颠簸。

他们的视力没法穿透吊篮下面的浓雾。阴云笼罩着他们。他们分辨不清是白天还是黑夜。当时他们悬浮在高空中，周围十分昏暗，既看不见地上的反光，也听不到地上的人声，连海洋的狂吼声也传不到他们的耳朵里。只有当急速下降的时候，他们才感觉到会有惨遭灭顶的危险。他们把所有的东西扔下去以后，便又升到四千五百英尺的高空中。

飞行的人们猛然发觉下面是汪洋大海，就觉得上面比下面安全些，因此毫不犹豫地对他们最有价值的东西都扔掉了，同时他们努力想法不让气球漏掉一点氢气，只有这种氢气，才是他们的命根子，才能把他们悬在海洋上。黑夜在令人胆战心惊中过去了(如果是胆小的人，说不定早已吓死了)，白昼又到来了。

随着白昼的来临，暴风也慢慢缓和下来。从 3 月 24 日那一天早上起，暴风有了减弱的征象。天快亮的时候，一片片的轻云向更高处升去。几小时的工夫，飓风已经变成了“强风”，这就是说:大气流动的速度已经缓和了一半。即使现在还是水手们所说的“紧帆风”，但风势毕竟减弱了很多。快到十一点钟的时候，下层的空气明显要好点。大气已经发出像雷雨过后常有的那种湿润的气息。暴风好像没有再向西刮了。风力已经显得有气无力了。它会像印度洋上的台风那样，往往说停就停，一下子就无影无踪呢?然而，就在这时候，气球很明显又在慢慢地下降了。看样子它正在逐渐瘪下去，气囊愈伸愈长，从球形变成了椭圆形。到了中午，

气球离海面只剩下两千英尺了。气囊可以容纳五万立方英尺气体，由于它有这么大容量，所以它才可以在空中——或是向上升得很高，或是保持平行方向移动——长时间的停留。乘客们觉得到自己有危险，把仅存的一些可以让吊篮下坠的物品：少量存粮，每一件东西，就连衣袋里的小刀都没留下。这时，有一个人爬到套着网索的圆环上，打算把气球的下部绑紧一些。可是，乘客们心里都很清楚，氢气已经不足了，气球无法继续再维持在更高的空中。他们只有死路一条了。他们底下没有大陆，甚至连一个小岛也不存在。只是一片汪洋，没有一处能够让他们着陆，也不会有什么地面让他们下锚。辽阔的大海上，依旧翻腾着惊涛骇浪！这片汪洋大海，就算大家身居高处，视野扩大到半径四十英里，还是一望无际。这流动的平原在暴风无情的鞭挞下激起汹涌的浪头，真像是万马奔腾，那一片白色鬃毛还在迎风飘浮哩！看不到一寸陆地，也看不到一叶孤帆！这时无论用什么办法都要阻止气球再往下降，要不然就有被波浪吞没的危险。

乘客们在这紧急关头显然是尽了最大的努力。然而，尽管他们努力，气球还是继续下坠，同时顺着东北风以极大速度移动。这些倒霉的人们所面临的情形真是十分惊险！他们早就不能再控制气球了，不管他们做什么都无济于事。气球的气囊越来越瘪，氢气不住地往外泄，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堵塞。下降的速度明显越来越快，午后一点钟，吊篮离洋面已经不到六百英尺了。

氢气从气囊的一条裂缝往外泄，要堵塞是不可能的了。吊篮里的东西全部扔掉了，重量轻了，所以，几个钟头以内，乘客们还可以在空气中支持下去，不至于掉下来。可是这只能维持一时半刻而已，如果在天黑以前没找到陆地，那么乘客、吊篮和气球肯定都要葬身海底了。这时候，他们拿出了最后的一着。他们显然都是勇敢无畏、头脑冷静的人，他们没有一句怨言。他们想尽任何办法拖延降落时刻，他们决心要奋斗到最后一分钟。吊篮只是个柳条编的篮子，不可以在水上漂浮，要是落到海里，绝没有任何可能不沉下去。

两点钟的时候，气球离水面只剩下四百英尺了。

就在这时，突然听到一声洪亮的声音，听声音就知道此人一点也不害怕。回答他的声音也一样很坚强有力。“东西全部扔了吗？”

“不，还有一万金法郎。”

一个沉重的钱袋立刻落到海里。“气球上升了吗？”

“上升了一点儿，可是马上又会下降的。”“还有东西可以扔了吗？”“没有了。”

“有！……吊篮！”

“让我们抓住网索，把吊篮扔到海里去吧！”

这是最后一个能减少氢气球重量的方法了。系着吊篮的绳索割断了，吊篮掉了下去，因此，气球又上升了两千英尺。

这五位乘客爬上了气球网，紧紧攀住网眼，注视着下面的无底深渊。大家清楚气球对于重力的增减是最敏感的。就算扔下很轻的东西，也能增加它的高度。像这种漂浮在空气中的浮动的工具像一架极度精确的天平。可以想象，它只要减轻一点点负担，就会立刻往上升。这时的情形正是如此。然而，没过多久，气球又继续下降了，气体从裂缝中向外跑，这裂缝现在也补不了。大家用尽了一切办法，此时人力已经不能挽救他们，只好听天由命了。

在四点钟的时候，气球离海面仅只有五百英尺了。这时，传来一声响亮的狗叫声。是因为乘客们还带着一只狗！它紧紧地靠着它的主人攀在网眼上。

“托普看到什么了？”一个人叫着说。然后立即有人喊道：“陆地！陆地！”原来从天亮到现在，气球随着大风向西南飘行了整整有几百英里。现在前面有一片十分高的陆地。可是这片陆地还在三十英里以外。要是一直飘去的话，少说也要一个小时才可以到那里。一个小时！在这一个小时里，气球中最后一些气体会不会全跑光呢？

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！乘客们已经能够清楚地望见了陆地，他们一定要想尽一切方法到

达那里。他们并不清楚那是什么地方，是岛屿还是大陆，因为他们不清楚飓风把他们吹到地球的哪一个角落来了。然而，他们只能到那块陆地去，无论那里是否有人，可不可以去。

气球在四点钟的时候，就已经支持不下去了，现在它更贴近水面了！巨大的浪花有几次舔着网的下部，使它更加沉重，气球像一只翅膀受了伤的鸟，怎么也飞不高。半小时后，距陆地只有一英里了，但是气球早就耗尽了气力，褶皱不堪地悬在那里，只有顶上还有一些气体。乘客们紧紧地攀住气球网，但是还嫌太重，不一会儿，他们有半个身子浸在海里了，汹涌的波浪冲击着他们。又过了不久，气球的气囊变成了一个口袋，而且风猛烈地吹入其中，那风推动这袋子，好像吹着一艘顺风行驶的船只，正在向前推进着。它兴许这样就会抵达那陆地吧！

然而，当离岸只有两锚链远的时候，四个人同时惊叫起来。那只原以为决不能再飞的气球，在一个巨浪的打击下，竟然出人意料地一下子升起来。没过多久，它好像又减轻了一部分重量，高升到一千五百英尺的上空，在那里它遇到一阵风，这阵风不但没有把它吹上岸，反而吹得它沿着和陆地几乎平行的方向飞去了。两分钟以后，它终于又斜转回来，最后降落在一个波涛冲击不到的沙滩上。乘客们互相搀扶着从网眼里脱出身来。气球因为失去了人们的重量，再加上风吹起来，像一只受伤的鸟，精神一振，便消失在空中了。

吊篮里原来有五个人和一只狗，但是此时随气球着陆的却只有四个人了。失踪的那一个人肯定是在巨浪冲击气球网的时候被卷到海里去了，正是如此，气球才减轻了重量，才会在降落前不久突然立即上升。这四个遇险的人才刚踏上了陆地，就发现少了一个伙伴，马上一一起喊道：“也许他会游上岸来的。我们必须救他！我们必须救他！”

第二章

那几个刚才被飓风抛掷在海岸上的人，根本不是什么气球飞行员——不仅不是职业的，也不是业余的，而是一群战俘。由于他们个个英勇，人人豪迈，因此才想出这种异想天开的办法来逃脱。他们一起出生入死已经有好几百次了！他们也有数百次差不多要从破裂的气球上掉进海洋的深渊里。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，上天却别具用心地留住了他们的生命。在 3 月 24 日那天，他们从里士满逃了出来，在空中连续飞行了五天，现在他们离开弗吉尼亚的首府已经有七千英里了。在令人恐惧的南北战争期间，里士满是南方的最重要的要塞弗吉尼亚州的首府，当时正被尤利斯·格兰特将军的部队包围。他们的空中飞行已经持续了 5 天了，现在处在距离这座城市 7000 海里的地方。

战俘们是这样逃跑的：1865 年 2 月间，格兰特将军打算出奇制胜，占领里士满，可是没有成功，结果他部下的几个军官却被敌人抓住，被囚禁在城内。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是联邦参谋部的赛勒斯·史密斯。他是马萨诸塞州人，一位渊博的学者，在战争期间，政府曾委派他负责当时在战略上极其重要的铁路管理的工作。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北方人，瘦骨嶙峋的，约有四十五岁，他的短头发和一小撮浓胡子都已经变得灰白了。他的头部长得非常端正，仿佛生来是为了铸在勋章上似的，两眼炯炯有神，嘴形庄严，从面貌看，他显得像是一个战斗派的学者。他是一个从舞锤弄斧做起的工程师，正如一个行伍出身的将军一样，他不但脑子灵，而且手也巧，什么都会做。他的肌肉显得非常结实。他是一个活动家，同时又是一个思想家。他热情乐观，任何一件事都难不倒他。他见多识广，善于随机应变，在任何紧要关头，他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、无限的信心和坚强的毅力；这三个条件使他永远是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。他的座右铭兴许就是 17 世纪纪尧姆·德·奥兰治的那个座右铭：“我无需有希望才着手干，也无需有效果才坚持。”

赛勒斯·史密斯就是勇敢的化身。他参加过南北战争的各次战役，自从在伊利诺伊州自愿投效尤利斯·格兰特旗下以来，曾在巴丢卡、柏尔梦特、匹兹堡埠头等地作战，在围攻科

林斯、吉布森港、黑河、差坦诺加、魏尔德涅斯、颇陀马克等地的战役中，始终是勇敢善战，并认真践行那位说“我决不计算我的伤亡”的将军的训导。史密斯好多次几乎就成为威严的格兰特所不计算的数字中的一个。但是，他在这些战斗中，直到在里士满战场上受伤被敌人捉往以前，一直是很幸运地平安无事。就在史密斯被俘的那一天，还有一位重要人物也落到南军手里。这就是《纽约先驱报》的通讯记者吉丁·史佩莱，他是上级安排跟随北军作战地报道的。吉丁·史佩莱在英、美新闻采访员当中，也是一位有名的人物，正像史坦莱等另外一些出类拔萃的专栏编辑一样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能使他退缩，他也要采访到正确消息，并且在最短时间内把消息传送给自己的报刊。联邦的许多报纸，例如《纽约先驱报》，都拥有坚强的实力，报刊的通讯记者就是它们的代表。吉丁·史佩莱在这些一流的委派代表行列中，是一位很不平凡的人物。他是一位精明强干、体力充沛、办事敏捷、善于开动脑筋的人，他环游过世界许多地方。他是一个兵士，也是一个艺术家。他在谈话时很热情，行动时也很坚决，既不顾虑劳累，也不害怕危险。采访新闻的时候，他首先是为了自己，也是为了他的报刊，凡是新奇的、没有发表过的、别人不知道同时也没法采访到的新闻，他全都知道，他是一位浑身是胆的战地记者，惯于在枪林弹雨中写稿。危险，对于他来说，就是最好的资料来源。他参加过各次战役，每次都在最前线，一手拿着左轮手枪，一手拿着笔记簿，葡萄弹从来也没有使他的铅笔颤抖。他决不像有些人没话找话说，而总是认真细致地打着电报，他的每一篇报道都很简短有力、明确，能够说明要点。此外，他的语言很幽默。黑河的战事结束以后，决心不惜任何代价独占电报局营业窗口的就是他。他在向他的报刊报道了战役的结果以后，接着就拍发圣经的前几章，一共拍了两个钟头之久，虽然花费了两千美元，但《纽约先驱报》却第一个登载了这个消息。

吉丁·史佩莱身材高大，大约有四十来岁。淡红色的胡须围绕着他的面庞。眼光坚定活泼，而且变化迅速。只要目光一扫，他就可以把一切景象尽收眼底了。他体格健壮，能够适应各种气候，好像一根在冷水中淬硬了的钢筋。吉丁·史佩莱担任《纽约先驱报》的通讯记者已经有十年了。他不但文笔美妙，并且善于绘画，他的通讯和插图大大充实了报刊的内容。他被俘的时候，还正在对这场战役进行描述和画素描，他的笔记簿中的最后一句是：“一个南军正拿枪对着我，但是……”然而那个南军的兵士并没有打中吉丁·史佩莱，他一向是很幸运的，即使在这次事件中他也没有受一点伤。

赛勒斯·史密斯和吉丁·史佩莱以前只是闻其名却未曾见过面，他们一起被押送到里士满。工程师的创伤不久就好了，就在他养伤的期间认识了这位通讯记者。他们一见面就建立了友谊，没过多久，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目的，那就是逃回格兰特的军中，为了联邦的统一而继续战斗。这两个美国人一开始就想找机会逃跑。尽管他们可以自由地在市镇里走动，然而里士满戒备严密，要逃似乎并不容易。在这期间，史密斯遇到了一个从前的仆人，他是一个对史密斯绝对忠诚的人。他是一个勇士，也是一个黑人，出生在工程师的家庭里，他的双亲都是奴隶。因为赛勒斯在信仰上和道义上都反对奴隶制，所以早就让他自由了。这个曾经当过奴隶的人，尽管得到了自由，可还是不愿意离开他的主人，他情愿为他的主人效死。他大约有三十岁，强壮、活泼、聪明、伶俐、温柔、和顺，有时还有点天真，平时总是一团高兴，勤恳而诚实。他的名字叫做纳布加尼察，但他早就习惯人们简称他为纳布了。

纳布得知主人被俘的消息，就立刻决定离开了马萨诸塞来到里士满，凭着他的机智，冒了二十多次的生命危险之后，终于潜入了被围的城市。史密斯瞧见纳布时的喜悦和纳布找到主人的高兴，那是难以用语言进行表达的。纳布虽然能够进入里士满，但要想再溜出去就完全不同了，因为北军战俘被看守得非常严格。要想顺利地逃跑，除非遇到特殊的机会！这种机会不但不会自己送上门来，而且很难找到。在这期间，格兰特将军还在继续作战，他以沉重的代价赢得了匹兹堡的胜利。然而在里士满战线上，他和巴特勒部队联合进攻还不能取得胜利，因此战俘们想要早日获得释放是没有什么希望的。在这枯燥无味的囚禁生活中，没有一

点值得记述的事情，通讯记者再也无法忍耐了。他那一向聪明的头脑只想着一件事——怎样能够不惜一切代价逃出里士满。他甚至尝试了几次，但都被不能克服的障碍阻挡住了。

围困还在进行着！如果说战俘急切要逃回格兰特的军中，那么，被围的人也急切希望和南军取得联系，其中约拿旦·福斯特就是南军中的一个热切希望如此的人。被俘的北军固然不能出城，而南军也同样离开不了，因为他们都给北军包围了。里士满的总督很久没能和李将军取得联系了，他很想把当地的情况告诉李将军，以便迅速得到援兵。于是约拿旦·福斯特就建议利用氢气球越过包围线，直达南军的兵营。总督批准了这个计划，造了一只氢气球供福斯特使用，另外还派了五个人当他的助手。他们携带了降落时防身用的武器，并准备了干粮，以备航程拖延时食用。

气球预计在3月18日起航，起飞必须在夜间进行，还要有和缓的西北风。据飞行员的估计，他们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到达李将军的军营了。但是，刮的却不是什么和缓的西北风。从18日起它分明已经变成飓风了。风暴很快就猛烈起来，福斯特只好延期动身，因为乘客和气球是不能在这种险恶的天气里冒险的。氢气球鼓满了气，放在里士满的一个广场上，只等风势稍微小一点，就可以起航。困守在城里的人盼望着暴风减弱一点的心情是很容易想象的。18、19日两天过去了，天气并没有什么转变。拴在地上的气球被狂风猛烈地冲过来撞过去，甚至要保护这个气球不被风吹坏都很困难。

19日的夜晚过去了。第二天早上暴风更加猛烈，气球更不可能起飞了。那天，工程师赛勒斯·史密斯在里士满的一条大街上，被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喊住了。这是一个水手，名叫潘克洛夫，年纪大约三十五岁到四十岁，体格强壮，皮肤晒得黝黑，长着一双炯炯发光的眼睛和非常英俊的面庞。潘克洛夫是美国北方人，他航遍了各大洋，参加过一切可能和几乎不可能的探险，一切不长翅膀只长腿的生物所能碰到的遭遇他都遇到过了。不难想象，他是一个大胆而勇猛的家伙，敢作敢为，什么也吓不倒他。年初的时候，潘克洛夫有事到里士满来，他带着一个新泽西的男孩子，名字叫做赫伯特·布朗，是他的船长留下的孤儿，才十五岁，潘克洛夫像对待亲生子女似的爱护他。在围城以前，他没能离开这座城市，等到发觉自己被围在城里的时候，感到十分沮丧。但是他从来不肯向困难低头，因此他决定要想方设法逃出去。他听说过这位工程师军官的大名，他了解这位坚强的男子汉在囚禁中的苦闷。因此，这一天他毫不犹豫、直截了当地向工程师招呼道：“史密斯先生，你在这里待够了吗？”

工程师呆呆地看着对他说话的人，对方又低声补充了一句：“先生，你打算逃跑吗？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工程师连忙问道，这句话显然是顺口说出的，因为他还没有看清楚这个跟他说话的陌生人到底是谁。但是当他用敏锐的眼光打量了一下水手爽朗的面孔之后，他就确信对方是一个诚恳的人。“你是谁？”他简单地问道。潘克洛夫作了自我介绍。

“好吧，”史密斯回答说，“你打算用什么办法逃出去呢？”

“用那只氢气球，它在那里什么也不干，我看它正是为我们预备的……”水手还没有把话说完，工程师就领悟他的意思了。他抓住潘克洛夫的胳膊，把他拉到自己住的地方去。在那里，这位水手说出了他的计划。计划倒是十分简单，除了有生命危险以外，什么危险也用不着冒。当然，飓风的威力正大，但是，像赛勒斯·史密斯这样精明强干的工程师是完全懂得如何操纵气球的。假如潘克洛夫对飞行技术正好像对航海一样熟悉，那么他一定早就毫不犹豫地带着他的小朋友赫伯特出发了；他惯于在海里冒狂风骇浪的危险，这场飓风是不能把他难住的。

史密斯一言不发地倾听着水手的讲话，他的眼中闪耀着满意的光芒。向往已久的机会终于来到了——他绝不是坐失良机的人。这个计划是可以实行的，但必须承认，非常危险。夜间虽然有岗哨，他们还可能走近气球，潜入吊篮，然后割断系住吊篮的绳索。当然，他们可能被打死，但另一方面，他们也有成功的希望。要是没有这场风暴多好啊！——不过话说回来，要是没有这场风暴，气球早已起航了，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也就不可能存在了。

“我不只是一个人!”史密斯最后说。“你要带几个人?”水手问道。“两个人。我的朋友史佩莱,还有我的仆人纳布。”

“那就是三个人,”潘克洛夫说,“连赫伯特和我一共是五个人。气球能载六个……”

“那就可以了,我们一定走。”史密斯坚决地说。

这个“我们”包括史佩莱在内,因为史密斯非常清楚,这位通讯记者不是胆小如鼠的人。史佩莱听到这个计划以后,表示完全赞同。使他惊奇的是:这么简单的办法自己以前竟然没有想到。至于纳布,主人在哪里他就去哪里。

“那么,就在今天晚上,”潘克洛夫说,“大家都到那个地方集合。”“今天晚上十点钟,”史密斯回答说,“但愿上天保佑,在我们离开以前,风势还是那么强劲。”

潘克洛夫辞别了工程师,回他的寓所去了。年轻的赫伯特·布朗还独自留在那里。这个勇敢的少年十分清楚水手的计划,焦急地盼望着向工程师提议的结果,这五个意志坚决的人就这样打算在暴风雨中碰碰运气了!没有!风势并没有减弱,约拿旦·福斯特还是他的伙伴们,都不愿意在不保险的吊篮里任凭风吹雨打。这一天是不好过的,但工程师只担心一件事,担心那只系在地面上的气球在大风猛烈的撞击下可能被撕成碎片。他在几乎空旷无人的广场上来回踱了几个钟头,看着这个飞行器。潘克洛夫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,他双手插在衣袋里,一个不知道怎么消磨时光的人,不时打着呵欠,但是实际上也像他的朋友那样,十分担心气球会不会损坏,风会不会刮断它的绳索,把它刮到天空去。

天晚了,夜色非常昏暗。大雾像乌云一般弥漫在地面上,天空同时下着雨和雪,天气非常寒冷,浓雾笼罩着里士满。强烈的风暴似乎在攻和守的双方之间造成了停战状态,大炮的声音在怒吼的狂风中一点也听不到了。城市的街道上看不见一个人,在这么糟糕的天气里,官方好像觉得没有必要在停放气球的广场上设置岗哨。这一切都是俘虏们逃跑的有利条件,但是,他们在狂风暴雨中所作的冒险尝试最后会如何呢?

“天气真差!”潘克洛夫喊道,他一拳压住了头上那顶要被风刮走的帽子,“但是啊,我们还是会胜利的!”

九点半钟,史密斯和他的伙伴们从不同的方向来到广场,大风吹灭了汽灯,广场上一片黑暗。连那差点被吹倒在地上的大气球也看不见了。网索是系在沙囊上的,而吊篮却是单独用一根结实的缆绳穿在便道的一个铁环里。

五个俘虏在吊篮边上碰面了。他们没有被人发现,由于天色昏黑,甚至他们连对方都看不清。史密斯、史佩莱、纳布和赫伯特一言不发地在吊篮里各自坐了下来,潘克洛夫依照工程师的指示把沙囊一一解开。只用了几分钟的工夫,水手就来到他的伙伴们身边来了。系着气球的只剩下一根双重加固的缆绳,只要工程师发一声号令就可以起飞了。就在此时,忽然有一只狗跳到吊篮里来,原来是工程师的爱犬托普。这只忠实的狗挣断链索,赶上了它的主人。工程师提心这份额外的重量会影响他们的上升,想赶它走。

“可怜的东西!就多它一个吧!”潘克洛夫一边说,一边把两袋沙囊扔了出去,减轻了吊篮的重量,然后解开缆绳,气球斜着往上升去,由于起势太猛,吊篮在两个烟囱上碰了一下,然后才消失得不见踪影。飓风可怕地狂吼着,在夜间下降,工程师连想也不敢想。拂晓时,下面的大地被浓雾遮蔽得一点也看不见。五天以后他们才从云隙中见到下面的一片汪洋大海。在飓风的推送下,气球以惊人的速度飞行着。

大家都清楚:在3月20日起飞的这五个人,在3月24日有四个人被抛弃在远离祖国六千英里的荒芜海岸上,一个人丢失了!这个丢失的人就是他们的领头人,工程师史密斯!他们一着陆,就连忙赶到海滩上去,准备营救他。

第三章

工程师从网眼上掉下来以后，便被海浪卷走了，吊篮里的狗也失踪了，这只忠实的狗自愿地跳出去营救它的主人。“走！”通讯记者喊道。

他们四个人——史佩莱、赫伯特、潘克洛夫和纳布——全都忘记了疲倦，四处找寻。可怜的纳布痛哭流涕，一想到世界上自己惟一心爱的人已经死去，他不禁感到悲痛欲绝。从赛勒斯·史密斯不見到他的伙伴们着陆，相差不过两分钟。因此他们希望能及时赶去救他。纳布喊道：“我们去找他吧！我们去找他吧！”

“对，纳布，”吉丁·史佩莱说，“我们一定能够找得到他！”“他还没死吗？”“一定没死！”“他会游泳吗？”潘克洛夫问道。

“会的，”纳布答道，“还有托普陪他在一起呢。”

水手看着拍岸的巨浪，不禁摇摇头。工程师是在海滨的北部失踪的，离这群遇难人着陆的地点大约半英里。所以，也就是说，他离最近的海岸足有半英里。这时候将近六点钟了，夜色在浓雾的笼罩下，显得格格外黑暗。遇难的人从他们随意落下的地方向北面一片陌生的地区走去，他们甚至无从猜测那里的地理位置。他们在寸草不生的沙地上跋涉着，地面坎坷不平，有些地方完全是坑洞，走起来十分艰难。不时有许多不善飞翔的大鸟从这些坑洞里向四处飞去，比较灵活的鸟一群群犹如云彩似的从他们头上掠过。水手知道这些是海鸥和猎隼，它们的尖叫连奔腾澎湃的潮水声也遮盖不了。这些遇难人时时停下来高声喊叫，倾听着海上是否有回音。他们认为，如果工程师已经登岸，而他们离登岸地点又不太远，那么就算史密斯无力表示他的位置，他们起码也可以听见托普的叫声。他们站下来静听，但除了澎湃的海水和拍岸的惊涛之外，没有任何声音。于是这一小伙子继续向前走着，找遍了海滨的每一处地方。

走了二十分钟之后，这四个遇难的人忽然看见脚下白浪翻腾，不得不停下来。陆地到此为止了。他们发现自己来到一个海角的尽头，海水猛烈地冲击着它的尖端。

“这是一个海角，”水手说，“我们只有按原路返回，向着右边走，这样我们就能回到本土了。”

“或许他就在那里呢，我们还是再叫几声吧！”纳布一边说，一边指着黑暗中白浪滔天的大海，于是他们又一起大叫起来，但是没有任何动静，他们稍停了一下，又叫了一次，还是没有任何动静。遇难的人只好回去了。

他们沿着海角的另一边走着，这里不但遍地沙石，而且道路曲折。但是，潘克洛夫发现海岸笔直，地面也高起来了，他告诉大家，这里毗连着丘陵斜坡。通过浓雾，他隐约地望到山峦的雄姿。这一带海岸上鸟类较少，海水的喧嚣声也不大。他们还注意到波涛减小了，几乎听不到拍岸的波涛声。海角的这一面显然形成了一个半圆形的海港，海里的浪花遮住了海角的尖端。

依照这个方向是通往南边的，正和史密斯可能登陆的海岸遥遥相对。步行了一英里半之后，他们在海岸上找不着返回北边去的弯路了。这个海角——他们曾经绕过它的尽头——一定是和本土相连的。他们尽管已经筋疲力尽，但还是鼓足勇气前进，随时盼望突然遇到一个转角，使他们能回到原地去。走了差不多两英里以后，到了一个高耸的地岬上，满地都是又湿又滑的岩石，又被海水拦住了，他们不免大失所望。潘克洛夫说：“我们处于一个小岛上，我们已经从它的一端走到另一端了。”

水手说得对，他们掉下来的地方不是大陆，甚至也不是海岛，而只是一个小岛，它总长度还不到两英里，宽度就更短了。这一片海鸟栖身的荒地上，到处遍布石堆，一点草木也不生，它是不是还和其他较重要的群岛相通呢？这不好说。乘客在吊篮里的时候，透过云雾看见了陆地，不过他们没来得及细看。潘克洛夫航海多年，尽管这样，他的眼睛在黑暗中几乎还

是可以认定西方朦胧的巨影就是突起的海岸。但是在黑暗中他们不能肯定那是一座孤岛，还是和其他岛屿相连。他们也无法离开这个岛，因为周围都是大海，因此他们只好把寻找工程师的事情放到第二天。不妙的是他们连一声叫喊都没有听到，不清楚工程师是不是还活着。“我们的朋友尽管默不作声，但这并不代表什么，”通讯记者说。“他或许晕过去了，或许受了伤，不能马上回答，我们不必灰心。”

之后通讯记者建议在小岛上燃起一堆火来给工程师作为信号。但是这里遍地都是沙石，找不到任何可以燃烧的东西。纳布和他的伙伴们对勇敢的史密斯都十分敬爱，他们的沉痛心情只能用画笔来描绘，而不是文字所能形容的。显然，他们已经没法去帮助他了，他们只能尽量忍耐到天亮。除非工程师能够自己逃生，在海岸上找到一处避难的地方，否则他就是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！

等待与度过的时间漫长而又痛苦，天气非常寒冷。遇难的人处境十分困难，但是他们似乎没有感觉到。他们连一分钟也不想休息，一心想着他们的首领，他们怀着希望，或者说还抱着一线希望在这寸草不生的土地上继续奔走，几次回到小岛的北端，也就是离遇难地点最近的地方。他们倾听、喊叫、齐声高呼，他们打算叫得更大声一些，使遥远的地方也能听见。此时已经风平浪静。纳布有一次喊叫以后仿佛传来了回声，赫伯特提醒潘克洛夫说：“这说明西边不远的地方有海岸。”水手点点头，他认为自己的眼睛是不会欺骗他的。他一旦发现了陆地，不论再怎么不清楚，那儿准有陆地。可是回答纳布呼唤的只是远处的回声，而小岛整个的东部却是一片昏暗。

在这段时间，天空逐渐晴朗起来了。午夜的时候，已经是满天星斗，如果工程师在这里，他就会告诉他的伙伴，这并非北半球的星星。这里看不见北极星，星座也并非美国常见的那些了，南十字座在天空闪耀着亮光。黑夜过去了。3月25日清晨接近五点钟的时候，天逐渐地亮了，地平线上还是黑黝黝的一片。黎明时分，海面升起了一抹朝雾，他们站在那儿连二十英尺以外的东西都看不见。最后大片的浓雾动荡不停地四处飘开。但是不幸得很，这些遇难的人还是看不见四周有任何东西。通讯记者和纳布仔细地视察着海洋，水手和赫伯特焦急地察看西边有没有海岸。可是连一点陆地的影子也看不见。

“没什么，”潘克洛夫说，“虽然我没有看见陆地，可是我感觉得到……那里准有陆地……就像我们目前已经不在里士满那样肯定。”

朝雾不久就停止上升，这不过是晴天的烟霭。炙热的阳光不久就射到海岛上来了。大概在六点半钟左右，也就是太阳升起后三刻钟的时候，烟雾愈加淡薄，它的上层逐渐浓厚，而下层却散开了。不一会儿，海岛就好像从云端里降下来似的，整个地现了出来。同时周围海洋也突现出来了，它在东面向远处伸展出去，可是西面却被突然插入的险滩遮住了。的确！那里有陆地。起码他们暂时可以安全了，小岛和对岸之间有一条半英里宽的海峡，海峡里水流湍急。这时，有一位遇难的人因为内心的驱使，没和同伙伴们商量，就一声不响地跳下水去了，这就是纳布。他急于要到对岸，并向北边爬去，他们拦也拦不住他，潘克洛夫喊他也不听。

通讯记者预备跟着去，可是潘克洛夫把他挡住了。“你预备渡过海峡吗？”他问道。

“没错。”史佩莱回答说。

“好！”水手说，“等一会儿，纳布一个人足够帮助他的主人了。假如我们贸然跳到海峡里去，那就有被急流冲到大海里去的危险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现在正退潮。你瞧，沙滩上的潮水退下去了。别太急，水浅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找到一条可以涉水过去的道路了。”

“你说得没错，”通讯记者答道，“我们不要走得太散了，免得大家没法互相照应。”

这时候纳布正和潮流勇敢地搏斗，他在斜渡海峡。当他划水的时候，他的黑色臂膀从水中显现出来。他很快地被冲往下游去，不过终于接近了对岸。从小岛横渡到对岸需要半个小时以上，当他上岸的时候，离对面的出发点已经有几百英尺了。他在一片庞大的花岗石壁下

登了岸，使劲地抖了抖身子，然后拔腿就跑，不一会儿便消失在一个岩石的海角背面了，这个海角几乎和小岛北端的高度一样。纳布的伙伴们急切地望着他的大胆尝试，当他的身影消失以后，他们就一边吃散布在沙滩上的贝壳动物，一边注视他们寄托着安全希望的陆地，这种食物虽然很难吃，但总比饿着肚子好一些。

对岸形成一个宽阔的港湾，南端是一个险峻的海角。上面没有任何东西，看起来非常荒凉。这个海角连着海岸，形成一道奇形怪状的花岗石轮廓，高耸在地面上。相反的，愈向北港湾就愈加宽了，这里的海岸显得更加迂曲，从西南弯向东北，终点成为一个狭长的地角。构成港湾弓形地带的两端之间相差八英里左右，小岛离海岸半英里，就如同一条大鲸鱼，最宽的地方也不过四分之一英里。小岛对岸海滩的最低层是沙砾，上面遍布着黑石头。退潮之后，这些石头都慢慢地露出来了。

海滩的第二层有一道垂直的花岗石峭壁把它隔开，峭壁的顶端高低不同，至少高达三百英尺。峭壁连绵三英里，右方伸展到一座好像人工凿开的断崖处就忽然终止了。左边，在海角的上面，这座参差不齐的悬崖下降成一片很长的砾岩山坡，一直淹没在南角的地面上。海滨的高地上一棵树也没有，有点像俯视好望角开普敦的平坦台地，不过显得小一些，至少从小岛上看来是如此的。悬崖的右边倒有不少青翠的植物，他们一眼就看见一大片一望无际的树林。看了绵延起伏的花岗石丘陵，再看这一片苍翠的绿阴，不禁使他们感到满目清凉。最后，穿过高原，在西北至少七英里远的地方，他们见到一个白色的山巅在阳光里熠熠发光，这是一座顶端积雪的高山。

这片土地到底是一个孤岛，还是和大陆相连，现在还不好说。可是地质学家们看了左边那些由于地震所形成的石堆之后，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說出，这是由火山爆发引起的，因为这些东西无疑是大地内部震动的后果。吉丁·史佩莱、潘克洛夫和赫伯特详细地考察了这片土地，或许他们要在这里待上好几年。如果这里不是船的经常航线的话，那么他们有可能要在这里过上一辈子。

赫伯特问道：“喂，潘克洛夫，你认为怎么样？”“跟其他别的事情一样，有好的一面，也有坏的一面，”水手回答说道，“等着瞧吧，现在明显正在退潮，三个钟头以后我们就可以想办法过去了。只要一到对岸，就可以想办法脱离这个困难的境地，我认为是可能找到史密斯的。”

果真如潘克洛夫所说，三个钟头以后，在低潮的时候，海峡有大部分都露出了沙滩。小岛和对岸之间只留下一条很窄的水道，要渡过去显而易见是很容易的。十点钟左右，吉丁·史佩莱和他的伙伴们脱去衣服，扎起来顶在头上，然后进入不到五英尺深的海水。赫伯特嫌水太深，就如同一条鱼似的很出色地游过去了。三个人都顺利地抵达了对岸。他们在阳光下很快晒干了身子，穿上衣服——他们没有让衣服浸湿——最后坐下来商量下一步该如何。

第四章

通讯记者叫水手在原地等他，然后他就沿着几小时以前纳布所爬过的方向攀上了悬崖。他很想清楚朋友怎么样了，因此匆匆忙忙地加快了步子，立刻就绕过峭壁的拐角不见了。赫伯特想跟他一起去，“别去，孩子，”水手说，“我们要搞好一个休息的地方，再想办法弄点儿吃起来比贝类好一点味道的东西。他们回来后需要吃点儿。我们得分工合作。”“那我们马上就动手吧。”赫伯特说。

“好的，”赫伯特说，“我去找个山洞，我相信一定能找到一个容纳得下我们的山洞。”

“好，”潘克洛夫说，“走吧，孩子。”

他们俩走到海滩的高大石壁底下，潮水离这里已经不近了，他们没有往北走，而是向南。潘克洛夫在登陆时看到几百步以外的地方有一个狭小的山口。他觉得那可能是一条河或小溪

的出口。当前他们正需要在一条这样的淡水河旁边安身，另一方面海流也许能把赛勒斯·史密斯冲到这里的岸边来。

前面已经提过，悬崖高达三百英尺，它自上到下没有一个空洞，波涛难得冲到它下面，所以连一点能够安身的缝隙都没有。悬崖是一片坚实而曲折的花岗岩，连海水也没法侵蚀它。数不清的海鸥在悬崖顶上盘旋着，当中最多的是蹼足鸟类，它们的尖嘴又扁又长，叽叽喳喳地叫个不休，看见人一点也不害怕——或许这是它们第一次见到人类。在这些鸟当中，潘克洛夫认得有一种就是人家通常称做拉贝贼鸥的大鸥，另外还有无数贪吃的小海鸥隐藏在花岗岩峭壁的缝隙里。向它们开一枪，定能打死很多，必须要先有枪，但是潘克洛夫和赫伯特都无枪可放。再者，这些海鸥的肉都是难以下咽的，连它们的蛋也都腥臭难闻。

赫伯特又向左走了几步，突然看见一些覆盖着海藻的乱石，几小时以后潮水就要把这里淹没了。在这些岩石上和湿润的海藻之间，到处是蛤蜊类，饿着肚子的人见了以后，是不会轻易放过的。赫伯特喊了一声潘克洛夫，水手急忙跑过来。

“怎么！全是贻贝吗？”水手喊道，“这可以取代鸟蛋了！”

“不是贻贝，”赫伯特一边回答，一边仔细观察岩石上的那些软体动物，“是蛤蜊。”

“味道好吗？”潘克洛夫问道。“好吃极了。”

“那我们就吃些吧。”

水手很相信赫伯特，他不但热爱博物学，而且精通这门科学。他的父亲以前叫他在这方面钻研，并且让他旁听波士顿著名教授的讲课，那些教授都很喜欢这个聪明好学的少年。以前他已经不止一次地证明了博物学的作用，这一次他也没有弄错。

这些蛤蜊有椭圆形的贝壳，它们成群地紧粘在岩石上，一动也不动。它们是穿孔类软体动物，能在最坚硬的岩石中挖洞；它们有着两边浑圆的外壳，这是一般贻贝所没有的特征。潘克洛夫和赫伯特饱餐了一顿在日光中半开着壳的蛤蜊，他们像吃蛤蜊般的吃着。蛤蜊的味道很辣，不用添加佐料也很好吃。他们暂且终于吃饱了，然而吃了这些“自来香”的软体动物之后，觉得更加口渴了，因此必须喝水。在这一带特别崎岖的地方，看来是不会找不着淡水的。

潘克洛夫和赫伯特捡了许多蛤蜊，装满了衣袋和手帕，就回到悬崖下面去。他们走了二百步左右，到了潘克洛夫曾以为可能有河水流出来的那个山口，不过到底是不是淡水，那还不能肯定。这里的石壁似乎是由于剧烈的地震裂开的，石壁底下是一股小溪，溪流的尽头形成一个十分尖锐的弯角。那段水流宽达一百英尺，两岸不到二十英尺高。河水在花岗石的夹壁间流得十分湍急。石壁俯临河口，之后，河身突然拐了个弯，消失在半英里以外的低树林中了。“这里有水，那里有我们需要的木柴！”潘克洛夫说，“赫伯特，当前我们只缺住的地方了。”

河水是透明清澈的。水手认为河水在这时候——也就是海水在没有随着涨潮倒灌进来的时候——是清甜适口的。这个重要的问题解决了以后，赫伯特就去找可以栖身的地方，但是周围全是平滑陡峭的石壁，因此找来找去毫无效果。不过，在河口比涨潮后的水面较高的地方，大地的猛烈震动叠起了一大堆的岩石——不是平常的岩洞——这种高大的岩石堆就是在花岗石产地常见的所谓“石窟”。

潘克洛夫和赫伯特钻进岩石堆，顺着沙路走了很长时间，这里光线并不很差，因为有阳光可以从石缝照进来；有些石块不可思议的保持着平衡，随着阳光，风也透了进来，形成一般的过堂风；随着风，外面的寒气也进来了。但是，水手却觉得只要用沙石把一部分石缝堵住，“石窟”里是可以安身的。

它的平面图很像印刷体中的“&”字，也就是拉丁文“和”字的简写。的确，只要把上面那个口堵住，不让狂烈的西风和南风吹进来，他们就能够利用它在下面安身了。

“我们有活做啦，”潘克洛夫说，“如果我们能找到史密斯先生的话，他肯定会很好地使

用这座迷宫的。”

“我们一定能找到他的，潘克洛夫，”赫伯特大声说，“等他回来的时候，一定要让他在这里瞧见一所像样的住宅。假如在左边通道中生个火，再留个洞口出烟，那就可以了。”

“那好办，孩子，”水手答道，“‘石窟’够我们用的了。我们开始吧，可是首先要去弄些木柴来。我觉得可以用树枝来遮挡这些石缝，要不然风吹进来就像鬼叫似的。”

赫伯特和潘克洛夫离开了“石窟”，转过拐角，爬上河的左岸。这里水势非常湍急，一棵枯树随着河水往下冲来。上涨的潮水——此时已经可以看出来——必然会有力地把它推回很远。于是水手觉得能够利用潮水的涨落来运送较重的东西。

走了一刻钟之后，水手和少年来到河流向左转弯的拐角处。在这里，河水流过一片漂亮的森林。尽管秋天到了，这些树木还保持着苍翠的颜色。这种松柏科的树木布满了地球上的各个区域，从北方较冷的地区一直伸展到热带。这位少年博物学家特别认得出那散发出一股清香的是喜马拉雅杉，在这些美丽的杉树中间，还夹杂着枫树，它们向四周伸展着浓密而宽阔的伞形树枝。当他们在茂密草丛中走过的时候，枯枝在潘克洛夫的脚下发出阵阵爆裂声响。

“孩子，”他对赫伯特说，“尽管我不知道这些树的名字，但起码我们可以把它叫做‘柴树’，现在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它。”

“我们多捡点回去吧。”赫伯特一面回答，一面就动手收集起来。收集木柴毫不费力，满地都是枯枝，他们甚至不必到树上去折。虽然有了燃料，运输的办法却一时还想不出来。木柴很干，烧起来一定很快，应该多弄点回去！据赫伯特估计，两个人所能带走的根本不够用。

“孩子，”水手说，“一定得想个办法搬运木柴，不论干什么都得有个办法。如果我们有一辆大车或是一只船，那就好办了。”“但是我们有河。”赫伯特说。

“对，”潘克洛夫说，“河能成为我们的自动运输线，我们能够做个木筏。”“不过，”赫伯特说，“现在我们不能往这个方向运输，正在涨潮呢！”“等退潮的时候就好了，”水手答道，“那时候我们就能凭着河流把燃料运到‘石窟’去。我们可以先做好木筏。”

水手拉着赫伯特，直往河边走去。他们两个人花了不少力气，把大量的木柴搬了上去。在河畔草丛里他们又发现了许多的枯枝，这里大概从来也没有人来过。潘克洛夫立即造木筏了。堤岸的一部分突入河里，使水势减弱，形成一个小港。水手和少年就在这里准备了几根很粗的木头，用爬藤将它们捆在一起，这样就造成了一只木筏。他们把捡来的木柴都放在上面，真的，这些木柴二十个人也搬不完。一个钟头以后，事情就搞定了，木筏靠在岸边，只等退潮了。

距退潮还有几个小时，潘克洛夫和赫伯特商量好以后，准备爬上高地去，看一看周围更远的景物。距河流的拐角整整二百英尺的地方，石壁的一边向下倾斜，渐渐地伸展到森林的边缘，然后平伏下去了。这是一座天然的梯子。赫伯特和水手朝上爬去，他们的身体都十分结实，不过一会儿就到达了山顶，接着走到俯临河口的地方。到了山顶以后，他们首先看见的是他们在十分危险的情况下曾经渡过的海洋。他们以非常激动的心情望着海岸的北部地区，赛勒斯·史密斯就是在那里失踪的！他们希望能够看到气球的一点残骸，史密斯很可能还攀在上面。可是什么也没有，四周只是辽阔无边的海洋。海岸上依旧一个人也没有，四周也不见通讯记者和纳布的踪迹。或许这时候他们离得太远了，所以看不见。

“我一直认为，”赫伯特大声说，“像史密斯那样有能力的人是不会像平常人那样被淹死的。他肯定是在某个地方上岸了，你是不是也这样认为，潘克洛夫？”

水手一声不吭地摇摇头。他似乎认为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赛勒斯·史密斯了，但他不想看到赫伯特灰心，因此说：“当然，当然，就是在别人没有任何办法的情况下，工程师也可以逃掉的。”在那一段时候，他仔细地看了看海滨的地形情况。下面是一片沙滩，它向外伸展开来，直到河口的右边就被翻滚的浪花挡住了，露出来的礁石像水陆两栖的怪物似的躺在波涛里。礁石以外的大海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，南面的水平线被一个突出的海角挡住了，看不见

陆地是顺着那个方向伸展出去，还是延向东南和西南。使海岸形成一个很长的半岛。在港湾北部的尽头，海岸的轮廓延伸到很远的地方，成为一个很大的弧形。那里的海滨地势平坦，没有悬崖，只有退潮后露出来的大片沙滩。

潘克洛夫和赫伯特转过身往西走去。他们首先看见的是六七英里外那座顶端积雪的高山。从离海岸两英里以内一直到山坡开始下斜的地方，生长着许多的树木，还有各种常绿树点缀在里面，因此看上去一大片苍翠的绿阴，并不觉得单调。从森林的边缘直到海边是一片平原，上面东一堆西一堆地生长着树丛。左边的林间空地上闪耀着小河的流水，沿着这条弯弯曲曲的小河可以溯流到山岭的支脉间去，河水似乎是从那里发源的。就在水手停放木筏的地方，它就开始从巍峨的花岗石壁之间流出来。左岸是清一色的险峻的悬崖峭壁，而右岸情形则恰恰相反，那峭壁在逐渐低了下去，群壁变成了单独的岩堆，岩石又变作石子，石子再化成卵石，直至海岸岬角尽头。

“我们是在一个岛上吗？”水手轻轻地说。

“不管怎么样，这个岛似乎还够大的。”少年答道。“不管多大，岛终归还是个岛！”潘克洛夫说。

现在对于这个问题依然得不到解答，要弄清楚这问题就一定得仔细地考察一番。不管是岛也好，是大陆也好，这里的土地看起来是肥沃的，有美丽的风景，物产也很丰富。

“不错，”潘克洛夫说，“有这样的地方可真是难得一见的奇迹。”“谢天谢地。”赫伯特说，他虔诚地对上苍表示万分的感谢。

潘克洛夫和赫伯特在他们落难的这片土地上看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可是这样走马观花的看了一遍，也很难预料出他们未来的命运如何。后来他们就朝着花岗石台地的南边山脊往回走去，台地的边缘是一些形状各异、大小不一的石块。石穴里栖息着成千成百的飞鸟，赫伯特从石头上往下跳时，惊动了大群的飞禽。

“啊！”他喊道，“这不是海鸥，也不是沙鸥！”“那么是什么呢？”潘克洛夫问道。“我想可能是鸽子！”

“对了，不过这些是野鸽子，或者是山鸽子，它们的翅膀上有两道黑纹，尾巴是白的，羽毛是褐色的，所以我认得出来，野鸽子肉本来就很好吃，它们的蛋想必更加好吃了，我们去看看它们的窝里有多少蛋！”“我们不让它们有时间孵蛋，除非它们可以孵出荷包蛋来！”潘克洛夫高兴万分地说。

“你准备用什么东西来煎荷包蛋呢？”赫伯特说，“用你的帽子吗？”“好了！”水手回答说，“我可不会变这样的戏法。我们只好将就些吃带壳煮的蛋吧，最硬的蛋让我来解决！”

潘克洛夫和赫伯特在花岗石的空隙里仔细地寻了一遍，果然在一些洞穴里找到一些鸟蛋。他们捡了好几打，包在水手的手帕里。快要到涨潮的时候，潘克洛夫和赫伯特就从山上下来，回头往河边走去。到达河边的时候已经是午后一点钟。海潮已经回头了。如今他们需要低潮把木材运送到河口去。潘克洛夫不想亲自在筏上掌握方向，可也不能让木筏无人照管而任波逐流，虽然没有绳索和钢缆，可是一个水手是不会因为这个而束手无策的。潘克洛夫不一会儿就用干爬藤做成一条几寻长的绳子，他把这根藤索系在木筏的后部，用手控制着另一端，赫伯特用一根长竿把木筏撑开，使它漂浮在水流上。这件工作做得非常成功，大批的木柴在水面漂移。河岸很平坦，根本不用担心木筏会在水中打旋。还不到下午两点钟，他们就来到河口，离“石窟”只有几步远了。

第五章

潘克洛夫把木筏上的干柴搬下来以后，就急忙将那些灌风的窟窿封住，使山洞可以住人。他用沙土、石头、弯枝、烂泥，封死了那面迎着南风的洞口。旁边还留有一道弯曲的细缝，

既能通烟，又能拔火。这个洞窟就这样分成了三四间房（假如还配得上称房间的话），这里面光线黑暗，野兽才喜欢哩。但是洞里却十分干燥，中央的主要房间还可以站直身子。他们在地面上又铺了一层细沙。这一切布置妥当之后，他们都认为十分好，因为除此以外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地方了。

“也许我们的伙伴已经找到比这儿更好的地方了。”赫伯特一面帮着潘克洛夫工作，一面说。

“也许吧，”水手说，“可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，就必须按我们的计划进行工作。备而不用总比要用时没有要好得多！”

“啊！”赫伯特大声说，“要是他们能把史密斯先生找回来，那就太好了！”“是的，的确如此！”潘克洛夫说，“他如果没死，那可是个了不起的人。”“活着！”赫伯特大声说，“你以为再也见不着他了吧？”

“谁说的？”水手说。他们的事情不一会儿功夫就做好，潘克洛夫表示十分乐意。“现在，”他说，“现在我们的朋友回来。他们就有一个十分安稳的住处了。”

他们现在就差造个炉子生火做饭了，这事情很好办。他们在保留下来的细缝口下面铺了几块平板石，假如烟不把热气带出去，就可以使里面保持适当的温度。他们的木柴贮存在另一间里，水手在生火的地方放了一些木柴和树枝。水手正忙得不可开交时，突然赫伯特问他有没有火柴。“当然有啦，”潘克洛夫说，“我可以作为一个好消息告诉你，因为要是没有火柴或火绒，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了。”

“我们还是可以像土人那样摩擦木头来取火的。”赫伯特说。

“可以，你试试吧！孩子，这样做除了可以使你的胳膊活动活动之外，还可以看你能不能磨出火来。”

“嘿，这太容易了，太平洋海岛上的土人经常使用这个办法。”

“这一点我相信，”潘克洛夫回答说，“可是我曾经磨过许多次都弄不出火来，大概土人有着不同寻常的方法，要不然就是用的木头不一样。我看还是火柴好用。哎呀，我的火柴怎么找不到了？”

潘克洛夫是个烟鬼，他以往一直把火柴盒放在坎肩口袋里，他伸手去摸，没有摸到，摸遍了裤子口袋，到处找也找不到火柴盒，他大吃一惊。“糟糕！”他看着赫伯特说。“口袋里的火柴盒肯定被我弄丢了！赫伯特，你或许有火绒盒什么的能生火吧？”“不，我没有，潘克洛夫。”

孩子跟着水手往外跑去，他们在沙滩上、石缝里和河岸上到处找。火柴盒是铜的，本来很容易看见，可是所有的地方都找遍了，依然找不到。“潘克洛夫，”赫伯特问道，“你是不是从吊篮里把它扔出去吗？”“我记得清清楚楚没有扔掉。”水手回答说，“只是这么小的东西是很容易在忙乱中遗失的。真要丢的话，我情愿丢烟斗！真糟糕！火柴盒怎么不见了？”

“你看，现在退潮了，”赫伯特说，“到我们着陆的地方去瞧瞧吧。”要想找到火柴盒可能是不太可能了，在涨潮的时候，沙滩上的鹅卵石都被海浪冲过了，可是，试一下也好。赫伯特和潘克洛夫急忙走到昨天着陆的地点，这里离山洞大概有二百步。他们在砾石堆和岩缝里乱找，但是依旧也没有找到。如果丢在这个地方，那么它绝对会被海浪冲走的。退潮以后，他们找遍了每一个缝隙，但还是无能为力。在他们当时的情况下说来，这真是莫大的损失，而且这个损失还是无法弥补的。潘克洛夫十分的焦急，皱着眉头，急得一句话也说不出。赫伯特只好安慰他说，即使找到火柴，也一定被海水浸湿，不能使用了。

“不，孩子，”水手说，“火柴是放在盖得严严的铜盒子里的，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我们绝对有办法生火的！”赫伯特说。“史密斯先生和史佩莱先生一定会有火柴的。”

“不错，”潘克洛夫答道，“可是事情迫切呀，他们回来也吃不到好东西了。”

“那么，”赫伯特接着说，“你认为他们有火柴或火绒吗？”

“依我看不大可能，”水手摇着头回答说，“纳布和史密斯都不抽烟，史佩莱是宁愿扔掉